

跃进小叢刊(四)

老孟泰来到了上海

“人民文学”编辑部编



715.11
862

跃进小丛刊(四)
老孟泰来到了上海
“人民文学”编辑部编

*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57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字数15,000 开本787×1092 耗1/32 印张7/8 插页2

1958年7月北京第1版 1958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5000册

统一书号: 10020·922

定 价: (5)0.08元

目 次

老孟泰来到了上海·····	靳 以 (1)
一个高大的人·····	赵 寻 (13)
能·····	李淑华 (20)

老孟泰来到了上海

靳 以

老孟泰端端正正地坐在青工代表會議的主席台上，水銀燈光把他的額頭照得亮堂堂，他的眼睛眯細着——這並不全是因為燈光太亮的緣故，他實在是忍不住心底的歡喜，遮蓋不住心里泛上來的笑，層層笑紋從嘴角漾開去，他的整個的心都笑開了。看呵，眼前坐定了多少個從四面八方來的青年英雄好漢！他們有的來自遙遠的西藏，有的來自克拉瑪依，有的來自遼闊的新疆，有的來自隔了海的海南島，有的來自說不出名字的高山大嶺……有的就是跟他一同從東北來的：從北大荒，從興安嶺，從紅色草原，從延邊自治區……在他們中間有的是安全飛行八十萬公里的民航駕駛員；有的是翻山越嶺，涉水渡河，五年內用腳走了二十五萬里，送了二十六萬郵件的朝鮮族鄉村郵遞員；有的是在大森林冰雪的路上一次運出了四一四·四四立方公尺的蒙古族拖拉機手；有的是在煉鋼爐旁試驗三槽出鋼法成功的山西青年煉鋼手；有的是製造出活性染料的上海青年技術員；有的是把簡便火電壓縮到二分四十七秒而打敗了英國的報務員；有的是提高效率六百倍的南京青年鉗工；有的是半年壓縮定額二

十次的上海青年銑工；有的是九年也沒有缺勤一次的湖南青年矿工；有的是在雪山上千辛万苦为祖国探宝的青年……那个梳着两个小发髻的姑娘和他的孙女差不多大呢，那是全国看一千四百錠最高纪录的安徽細紗女工。他看看哪个不惹人爱呢？他和这些生龙活虎的青年一代面对面，心贴心，他怎么能不高兴呢！他一个人走在路上都要笑出来，何况他坐在台上，滿眼都是这些生产战线上的小老虎呢！

上海青年工人的报喜队来了，主席台和全場的人都站起来鼓掌欢迎。就有那么巧，打头的正是上海的青年鋼鐵工人——他的同行业的下一代，他的接班好手。他的手拍得更起劲了，朝他走过来的人看見他手也拍得欢，高举着他們的生產紀錄牌在中間的过道上站定了。后边的报喜队从右边的过道上走向主席台前来。上海的鋼鐵工业青年向大会献礼，从二月二十七日到三月三十一日創造价值七二五万，新紀錄七一七項，創造了新产品七种。机修总厂的青年电爐就在这一天早晨两点鐘創造了一百二十三分鐘炼一爐鋼的新紀錄——这是他們今年第三十一次的新紀錄。

軍乐，鑼鼓和欢呼混成了一片，人人心里笑得开了花，屋頂上盞盞蓮花灯变幻着不同的顏色，显得分外丰富多采；足足有一小时半才报完喜！老孟泰就是那么起劲地鼓着掌，高兴得連眼泪都要流出来，心里想：“上海的喜事可真不少，好长的报喜队伍呵！”

毛澤东时代的青年工人够多么幸福呵，想想他自己十九岁单人匹马闖关东，过的簡直不是人的日子，一直受了三十年之苦。說是工人，連牛馬也不如；缺衣无食，連一頓飽飯也混不上；牲口吃的豆餅算是美食，連牲口也不吃的橡子面也只好向肚里吞。日本人还牵耳朵，拉鼻子，动不动就拳打脚踢。好不容易把日本鬼子赶跑了，又来了国民党反动派和美帝国主义！正如他自己說的：“日本鬼子刚刚投降，又来了二楂鬼子，这回又做上了美国的亡国奴；我們的头算是磕在猪圈上了！”那些人哪里想修复工厂，簡直是忙不迭的把机器材料拆下来往关里运，搞投机倒把的生意，你爭我夺，把个工厂糟蹋得不象样子！一九四八年共产党来了，才来了救命恩人，工人不仅象一个人，而且当家做了主人。

“老孟泰的心正，心好。”

既然是主人，就得拿出个主人样来。老孟泰从通化回到鞍山，看見高爐上都长了青蒿，心里透酸，差点沒哭出来。他打定了主意，第一桩事就要修好高爐。大冬天里，大家只顧朝家里撿柴火，老孟泰到处撿的是零件。別人不但不帮助他，还冷言冷語向他說：

“你总忘不了你这亡国奴的脑瓜，将来修高爐，苏联老大哥什么都能帮助，何苦要你滿地撿破烂！”

有的甚至于还这样說：

“苏联还能不給我們全套新設備，还用得着我們自己修？”

老孟泰就說：“我們自己能干就要加劲干，不能都指望人家帮助。”

有的人諷刺地說他是“老干部”，有人接着就說：“那就叫賤！”

“賤就賤，貴就貴，反正我是干定了！”

就这样他和几个工人撿起来一个小仓库，把撿来的材料都洗好配好放好；后来就利用这些材料，沒有用国家花錢，修复了两个高爐的冷却設備。

工厂就是他的家，高爐就是他的命——甚至于比他的性命还重要。高爐开火的前几天，他放不下心，整天整夜在厂里轉；后来索性就搬到厂里住，摸摸这，摸摸那，一时也不离开它。就是高爐已經正常进行生产了，遇上天冷或下雨，他也不管三更半夜，披上衣服赶到爐旁看看才放得下心。在抗美援朝的时候，美国鬼子飞机来騷扰，有了警报，別人朝防空洞跑，他朝高爐跑。他拿上工具当武器，还抄起一根一公尺半长的一寸鉄管，站在一二高爐之間，保护三个高爐的总水道。他就是想着坏蛋来了就打，就一点也沒有想到坏蛋也許来打他。这样，他的心还放不下，索性就把行李扛到高爐旁的小屋子里，死活也不肯离开了。想起前年夏天我們在鞍山參觀的时候，正赶上高爐出鉄，他就张开两臂站在我們和高爐之間，一面护着我們，一面好象看住了滿心疼爱的脾气不好的孩子。沸

騰的鉄流轟轟地响，乱迸着火花順着槽道奔出来，他这才放了心，一直綑紧的脸上露出了笑容，放下兩臂，允許我們走近些去觀望了。他的笑脸多么动人呵，从那时候起，他的影子一直就深深刻在我的心間。我就想起別人对他的評語：“老孟泰的心正，心好。”真是再恰当也沒有了。

老孟泰发言了

执行主席才把“請老孟泰同志发言”的話說出了口，台下的掌声就开了花。他急忙站起来，不断地向大家点头招手致意，走近講台。等掌声稍稍輕了些，他就說：

“你們手里拿的講稿，是我說的他們記的录；到今天我还念不上来，我只好自己照着心里的話說，就怕說的不完全——”

为的使听众更了解他，他先說了些过去受苦的日子，跟着就打断了自己：

“——过去那些倒霉事不談了吧，咱从一九四八年鞍山解放說起吧。那时候沈阳还没有解放，一时半刻不能恢复生产，党动员我到通化去修两座小高爐。我二话不說，带着一家人去了。一路上把俺們照顧得可叫好啦，怕行路上火，特意給我們做湯面吃，办事处长还摸摸我女兒的小脸蛋——咱們工人过去可只是挨打受罵呀！

“在通化干了些时候，东北全解放了，党要我們再回鞍山去。我的老婆过去在鞍山挨餓挨怕了，她偷偷和我

說：‘咱們不回去好不好？’我那时思想也懂不了多少，我只想四个女兒都有了人家，按月給我們老两口俩錢，我給別人看看小猪也就够了；沒有想到党教育我，重視我，給我那么大的荣誉……

“我沒有技术，瞎字不識，怎么能完成任务呢？主要是依靠群众。不能光空喊，說干什么就得干什么；哪里重要就到哪里去。要人找事故，不能讓事故找人。我和大伙兒一齐干，沒有大伙，我什么事也办不成。……

“我从心眼里爱青年，要文化有文化，要技术有技术，不論男女都有股干劲，什么都拿得起来。身体好，又胖又結实，怎么不招人爱呢？他們有事找我，我脚勤，自己就跑去，行不行立刻答复。本来我就在办公室里坐不住，我也不願意挂电话，当面谈比什么都好。我不懂得什么叫困难，他們說有困难我就帮他們找办法，帮助他們，带劲他們，不会干就教給他們。有一回四号高爐冒了火，架子都烧白了；要休风修理就得糟蹋鉄水，我就提出来用耐火泥堵。要堵得先把爐口扒干淨，火烧的凶，青年們又沒經過这事；这时我就拿起工具上去了。他們一看我上去也就跟上去，你一鏟我一鏟把爐灰除淨。跟着我又抱一个泥球，他們也各抱一个泥球堵上去。可是泥球放上去还有縫，冒火焰，得用脚踹。我就把身上弄上水，用胳膊挡着脸跑上去踹几脚，大家也跟我踹，一个人几脚，不大工夫就堵严实了。你看，不靠大伙行么？……

“青年人沒有受过苦，不知道福从哪里来，有时候一

个两个就对工資待遇生活福利不滿意。我就和他們講過去受罪的日子。我自己坚决表示不拿一等工資，我沒想过要多掙錢，就怕掙多了錢对不起党，对不起国家。一个人拿多了国家的錢，心里不舒服，多为国家創造点什么，那心里才舒服呢！按劳取酬，該得的少不了，不該得的，到哪兒也拿不到。一句話，好好干活是第一件大事。我把心里話掏給他們，他們也拿我当知心人，什么事都願意和我講，甚至于一些家庭糾紛也都找上我，我就給他們解決問題，要大家欢欢喜喜！……

“象俺們这样大岁数的人，看到了青年的鑽勁和干劲，怎能不高兴？炼鉄爐旁那些小伙子，干起活来象小老虎，大热天連冰棍也顧不上吃，我就抽空把冰棍送到他們的嘴里。热检修滿头大汗，一脸黑灰，我就掏出手巾来給他們擦。青年人是我們的接班人，我們老工人就得从各方面幫助他們，关怀他們，他們有小小的創造我都支持，有錯誤的地方也得批評，讓他們慢慢成长为十全十美的生产战士……

“上海的跃进劲头大，有許多过去沒有的、做不出来的都有了，有許多已經赶上英国了，我一定要把这些事和精神带回鞍山去，好好向上海学习。

“我們不但要革新，还要来个生产革命。我不能光用嘴說，回去我就要背上小袋袋，和工人們一块去想办法，找窍门，改进設備，要創造点什么，和小伙子們一块干！咱們全体工人阶级携起手来，先进再先进，猛劲向前跑。

英国是靠个人的力量，咱们是集体，大家一条心，一齐赶，咱们一定能赶上英国！”

他的话我一口气写下来，可是在他说的時候，不知多少次被掌声打断了。等他說完了，掌声和欢呼簡直象大海，使他坐不下去。执行主席为了抓紧时间，不得不高声宣布下边的程序，才使会场静下来。

在展览会里

在一个大雨的夜晚，去看上海工业生产比先进比多快好省的展览会。会有实物，有图表，有分析，有表扬，也有批评；上海的同行业比，上海和其它城市比，中国和外国比。老孟泰走进来，穿过圆厅，迎面就看到列宁和斯大林扬着手的雕像；到处都是灯，照得通明透亮。老孟泰眼忙，嘴忙，手也忙；他走到哪里，都有人跑过来和他握手，有的还掏出日记本请他签字，他就得一笔一划写上“孟泰”两个字。有的原来认识他，还到过他的家，说得他家里的人和陈设，这才引起他的记忆，有点歉意地连声说：

“可不是，你看我的记性够多么不好——眼下我又搬家了，比那阵住的更宽敞了。”

在連續鑄錠机模型那里，他站定了。他要求讲解員仔細地說，他还告訴跟在他身边的鞍鋼青年工人好好記下来。他的手摸着鋼錠剖面，不断地点着头說：

“这可太好了，既不浪费，质量又高，咱们得赶紧研究，好好和领导核计一下。”他回过头对记录的青工说，“可不要忘记写下来联系的单位。”

讲解员知道他听不懂上海话，就卖劲地用普通话讲，舌头好象石头一样絆在嘴里，弄得满头大汗。讲完了老孟泰紧紧地双手握紧他的手，再三说：“咱们谢谢你，你太费心了！”

他看到了不怕火的棉花、合成纤维的织品、象开了鲜花一样的头巾；他也看到手表、照象机、半导体收音机、就要赶上英国兰花的脚踏车、精密仪器、医疗器械……

“上海的轻工业跑得可真快，许多都赶上英国了，咱们重工业还是落后了。回去可得好好加把劲干！”

在大厅里他看过了一万二千瓩的汽轮机，有国际水平的磨床，从头道粗纱就纺细纱的超大牵伸纺纱机。时间已经不早了，他正想回去，可是一位同志过来请他去看看咱们造的军舰和潜水艇。他一口就答应下来，拔脚来到东广场上。在一个汽艇的模型间里，陈设着中国自己制造的军舰和潜水艇的模型。。潜水艇还可以分三段拆开来，让观众看到内部复杂的构造和设备。讲解员最后的两句话是：“它们已经在执行任务，保卫祖国的海洋！”

老孟泰高兴得眼睛里闪着泪花，激动地说：“咱们的国家够多么伟大，汽车、火车、飞机、军舰、潜水艇……什么都造出来。我们钢铁工人的责任更大了，要什么钢材我们都得供得上，不然的话，咱们就对不起你们，对不起

祖国！”

走过去就是利用太阳能的设备，可惜是夜晚，没有办法当场试验。天下着雨，也不便试验人造雨。在吉普车和三輪汽車的周围，他用手摸来摸去，这是上海汽車装配厂的出品。

“只有三百多工人，今年就能造出一千五百輛吉普车和三輪汽車，那可太了不起！上海的小厂志气大，不要說上海的大厂比不上，就是全国的大厂也难得比。”

他正和讲解員握手告别的时候，化工館的同志又約他去看。時間实在是太晚了，延长开放的时间也到了，他只好推辞了，說是能再来一次，就先到化工館去。

跨出展覽会的門，走下高台阶，雨还没有停。雨絲灯影，显得格外灿烂夺目。当他知道了这么一座大厦沒有用一年時間就造起来，他就連声贊揚：

“上海的工人弟兄可真了不起，簡直比神仙也不差！真是又好，又快；就憑这座大厦，我有空还得来看一趟。”

看看上海

在會議结束后的一天，巴金同志和我約他去看看上海。在約定的時間我們去接他，可是工作同志告訴我們老孟泰已經等了我們許久又回到樓上去了。見了面，我們緊緊地握手；因为巴金同志最近和他一同訪問过苏联，我是前年去鞍山的时候到过他的家，还和他共游过千山。

他就是那么一个朴实、坦率、真诚的人，一見之下就觉得肝胆相照，毫无間隙。

我們先到了南京路的第一百貨公司，原来是只想陪他看一看，没有想到他买了自来水笔、記事簿和花布衣料，每一件都不忘記要发票，原来都是別人托他帶的。

“一听说我到上海，这个要这样，那个要那样，把我也給鬧糊塗了。我一进了公司也是眼花繚乱，反正算是給他們买到了，就怕不称他們的心。”

“你管的太多了，有些事犯不着費那么大的心。”

“唉，我就是这个脾气，来到上海还有一个女同志找上我。原来她的爱人在鞍山，长久沒有来信，她担心他变了心，把姓名和工作单位都告訴我，讓我去調查一下。那个姑娘說着差点掉下泪来，咱怎么能不管呢？我回去就赶着办，真要是不对劲，我还得把他說得回心轉意。”

走出百貨公司，我們順着南京路到了外滩。在黃浦江边草地旁我們指点着告訴他：上边有一座大鐘楼的是海关，門前有两座銅獅的大建筑；过去是英帝国主义的銀行，今天是我们人民委员会，从我們站立的地方望过去，南京路是夹在高楼中的一条狭路，过去帝国主义份子占据了上海的外滩和“租界”，紧紧地招住上海的喉嚨。滿江都是他們的軍艦，碼頭上无非是浪人、流氓和特务。白渡桥下原来是“华人与狗不得入內”的小公圈，对面就是英国領事館，过去真是威风凜凜，如今是大門深鎖，寂寂无人，好象一个墓园。实在說起来，帝国主义者是正在向

坟墓里爬。

为了看看上海的全貌，我們又到了上海大厦的屋頂。朝南，朝北，朝西都望不到边；朝东过了江，又是一座座連綿不断的工厂。我們指点着告訴他：西边的最高的大樓就是国际飯店；可是远远閃着紅光的星星就是中苏友好大厦，比国际飯店还要高。再近些的两座对立的高樓就是“永安”和“先施”，三十多年前的“五卅”，英国鬼子就在那里格杀中国人民。可是这样的事，从今以后就永远不会再有了。

“好大的上海呵！論人口也抵得上一个国家，就是一个城占了这么一大片，看看咱們的国家够有多么大呵！毛主席管得这么好，咱們怎么能不好好工作，好好干活！这一回我也受了青年很大的鼓舞，回去要想出办法来和鞍鋼青年們一齐多多发明創造，改进設備工具，赶上英国，我也爭取上北京去見毛主席。”

“你是老英雄嘛，当然能見到毛主席。”

“不——”他認真地說，“不能靠老，要靠新。朝后看就沒有劲，要向前，爭取做一个新英雄。这样才算对得起祖国，对得起党，才有資格上北京去見毛主席！”

老孟泰說出自己心里的話，他說出来的也是每个人前进的大道：向前看，努力向前的道路。

一九五八年五月

一个高大的人

赵 寻

下乡以前，就听说麻城老苏区有个转业的光荣，打掉了半边头盖骨，还坚持劳动生产，一再拒绝别人给他代耕，自己学习生产一连折断了三具犁，有时累暈在田边上。就在生活最困难的时候，他拒绝了富农要他合伙做生意的引诱。他说：“我扛枪打了几十年仗，就是打的个剥削。如今去剥削人，不是自己打自己！”在艰苦的劳动中，从片瓦不存的废墟上，重新建立了家园。而且，克服了种种困难，坚决团结了全湾、全乡的人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从每年要政府大量救济的贫瘠山区，到超额完成了各项国家的任务，还家家有余粮……这个光荣就是王福店乡的总支书记傅兴贵同志。

这一天下着小雨，道路有些泥濘，但是我们仍然想到王福店去见见傅兴贵同志。王福店离县城有四十多里的山路，到的时候已近中午。乡政府的同志们来迎着我们，我们一一握过了手。县委同来的李同志看我还在寻找着什么，过来问：“找谁？”“傅兴贵同志呢？”我低声问。“刚才握手的那个不是！”在我的想象里，傅兴贵同志大概是个身材高大富有生命力的人，其实却是一个身体比较瘦

弱，甚至眼睛也不是很有神采的普通人。在熱鬧的場合，他相當沉靜，因而，很不容易引起人們的注意。我忙走過去，又和他握了次手。

傅興貴同志對人是這樣和氣、謙虛而有禮貌，不管對幹部或群眾，他總是稱呼“你家”；甚至在嚴厲批評別人時也沒忘了這樣稱呼。他不大願意談自己的事情，總是說，“就那么點，有么談頭？”其實，僅在去年，傅興貴同志在王福店鄉的工作中就又有不少被人傳誦的事跡。群眾都認為這一年的大丰收與傅書記的辛勞是分不開的。冬天，泥塘是那樣冰腳，大家都不願下去，他首先脫腳下塘，當山上呼嘯着北風的時候，誰也不願冒着寒冷去割茅草，他帶着青年們親自上了山。夏天，多熱的天他也要到處檢查工作，有時晒得昏在道邊（他的頭部受過傷，經不住太陽晒）。而對於別人却是這樣關心和愛護。社員傅可學的兒子生了病，他不但借錢，還親自上街去請醫生。特別是對同志思想上的幫助，又細致又有原則。副總支書記李廣合同志初下放來鄉下，工作不熟，有些苦悶，傅興貴同志給他出主意想辦法，多方鼓勵；但當李廣合同志工作有些成績有點自滿情緒時，他又及時給以提醒。他具有階級本能的敏感，警惕性很高。當他一發覺富農江叔千破壞生產工具的行為時，立即與他展開了鬥爭，並在鬥爭中教育了群眾。……就這樣，王福店鄉去年比前年水稻增產了20%，花生增產了110%，棉花增產了102.8%，每人平均收入增加了59%。當我們在各灣子裡走過時，看見